史通訓故補

史通訓故補卷之七

北平黄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休寧汪良受修潔同訂

品藻第二十三

葢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葢厥跡相符則雖隔

古今人表班氏之思宜同

越為偶奚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董袁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

於賊六合若
焉稍免於紙
繆

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雖為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也）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欲殺之、（聃甥騅甥養甥）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

已哉（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荆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斯並是非瞀亂善惡紛拏或珍瓴甋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王孫祼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

秋胡妻不死賢行之過耳其抑象下之挑撻全不從可謂身之察察不受物之汶汶者矣謂之頑悍毋乃失情

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至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

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效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梟感並列（隋世皆謂楊玄感為梟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隋世列王頍在文苑傳也）吉士為伍凡斯纂

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徐（當作張）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春秋左傳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

又欲立職而黜商臣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縊
前漢書頭曼單于立太子曰冒頓後愛閼氏生
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
月支冒頓亡歸射殺頭曼而自立
前漢書古今人表有上中下三科上上上中至
下下凡九等
春秋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
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之鄧侯弗許曰
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
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楚子伐鄧滅之
春秋左傳舟之僑諫大夫奔晉文公立為戎右
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
入於晉殺舟之僑以徇
春秋左傳文公五年陽處父聘于衛寧嬴從之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
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
史記秦并天下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
離變名姓為人傭始皇聞而赦之乃矐其目使

擊筑稍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被誅

史記。荆軻者衛人也為燕太子丹報秦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而匕首見秦王驚自引去軻被殺

史記。荆軻之報秦也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舞陽為副武陽史記作舞陽

前漢書。江充。字次倩。邯鄲人歷官水衡都尉後為使者治巫蠱為戾太子所誅太子兵敗逃至湖陰自經死

前漢書。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以告東平王雲祝詛事封宜陵侯後以祝盜為人所告逮係恚死

前漢書。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坐法腐刑元帝時為中書令初元中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建言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與顯忤後陷望之自殺堪更生廢不復用

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秋胡子之妻娶五日而官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道傍採桑婦人悅

而以金挑之不受歸家奉其金遺母婦至則向採桑者也婦曰去親五年及還當見親戚今乃悅道傍婦人而下子之裝以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而死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于公餽之以二桃曰計功而食接與彊爭功而慚自刎死冶曰二子死之冶獨不逮亦刎而死

後漢書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爲巫迎神溺死不得其尸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

宋書王景度爲東郡太守守滑臺戍主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撓爲虜所殺

南史劉康祖彭城呂人歷官左軍將軍文帝北伐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至壽昌爲魏永昌王所圍康祖中流矢死魏人傳其首面如生

南史卜天與餘杭人元嘉中爲廣威將軍元凶

入弒舊將羅訓等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
疾驅出戰手射動于衆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
乃見殺
南史紀僧珍丹陽人容貌言吐雅有士風齊明
帝時蕭司農出為廬陵內史卒于官
北史王頍字景文太原人梁將王僧辯之子入
隋授漢王諒府叅軍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
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
崩諒遂反多頍之計也兵敗自殺隋書列孝行
傳
隋書楊玄感楚公楊素之子以父軍功位柱國
煬帝征遼東令於黎陽督運遂謀反兵敗自殺
隋書楊諒字德章文帝之子開皇元年立為漢
王文帝崩使屈突通徵之不赴遂反楊素擊之
兵敗降以幽死
魏志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太祖袁紹皆與
邈友太祖征陶謙勑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
及還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後陳宮說邈舉兗州

迎呂布邈遂叛故評云昔漢光武謬于龐萌近魏太祖亦蔽于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此張邈非徐邈也其徐邈字景山薊人魏國初建為尚書郎以醉酒免無見欺事

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皆顯名于世與郭有道齊名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晉書裴楷與王戎俱為吏部郎楷有知人之鑒鍾會山濤皆所賞識文皇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

補注

漢書霍光字子孟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封博陸侯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光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大司農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即與羣臣具白太后乃詔賀歸昌邑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

里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吏也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莫知其所終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因急攻韓韓王遣非至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魏志董二袁劉傳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事並見前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注曰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又文公六年晉襄公卒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晉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又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誘士會履士會之足于朝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

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乃行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黄老之術家業千金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終命子嬴葬朱雲字游魯人也元帝時五鹿充宗貴幸為梁邱易諸儒莫能與抗會有薦雲者召入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至成帝時上書求見願賜尚方劍斬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年七十餘終于家

漢書董仲舒廣川人天子以為江都相復使相膠西王壽終于家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王莽時召為大夫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趍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

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

氏劭剖析行
命曲朔閒皇

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實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搆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干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叙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

而列之南董議所未喻

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後漢書順帝之世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

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吳志孫亮即位諸葛恪表韋昭為太史令撰吳書後孫晧欲為父和作紀昭以和未即帝位宜為傳漸見責怒收昭付獄華覈連疏救之不許昭遂誅

魏書崔浩字伯深清和人監秘書事與高允等著國紀敘成國書三十卷時太原閔湛趙郡郗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銘題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構浩于帝真君十一年被誅郎史以下皆死

吳錄張儼字子節吳人以博文多識拜大鴻臚

作默記行于世

晋書孫盛撰陽秋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盛諸子向盛號泣請為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于慕容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書始于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遂兩存

蜀志建興十二年諸葛亮悉大衆出斜谷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習鑿齒漢晋春秋諸葛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于是儀結陣而去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魏氏春秋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凌雲臺鎧仗自出討文王習鑿齒漢晋春秋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自出討文王賈充逆帝戰于南闕下成濟問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干寶晋紀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

然乃抽戈犯蹕則犯蹕之言乃干寶也

晉書王沈正元中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其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畧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

或誣人之惡持報巳讐若王沉魏録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讐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

小人而秉君子之器其觸胸不勝任之累必有自然流露者非作史者所筆也

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一作此事何從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

此論當

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實一作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見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

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知。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寔。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

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晉書虞預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詣王隱。貢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更疾隱。形於言色。預雖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隱竟以謗歸。

南史沈約撰宋書。稱裴松之以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

魏志。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初歸

袁紹中子熙，冀州平，文帝納后于鄴，後失意，有怨言，帝怒，賜死。

晉書，或云丁廙丁儀，有成名于操，操謂其子曰，何見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係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因自逃匿，後平林兵起，聖公往從之，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四月，破王莽兵，號聖公為更始將軍，因立為天子，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後漢書，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末起兵，自號柱天大將軍，更始即位，拜大司徒，封漢信侯，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忌而害之。

後漢書，明帝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

興頌。

後漢書。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爲后。明帝崩。肅宗尊爲皇太后。后自撰顯宗起居注。

蜀志。先主章武二年。六月。黄氣見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

漢晉春秋。後主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千數。

晉書。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云。亮將畧非其所長。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後漢書。獻帝建安五年。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操殺承等。戎二族。

宋書。袁粲。初名愍孫。慕荀粲爲人。改名粲。字景倩。陽夏人。歷官侍中。齊高帝蕭道成功德既隆。天命有歸。粲以身受顧命。謀誅之。事敗。謂其

子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名義至此耳遂父子并受害
宋書袁粲據石頭反尚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述等率衆赴之蕭道成遣戴僧静陷石頭斬粲于城内秉等踰城走擒之并赴誅

補注

蜀志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又評曰國不置史注記無官一篇之中前後参錯此攻子元所識言無準的事成首鼠者也

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三年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匡討斬之

魏志毋丘儉傳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爲鎮東將軍正元二年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與文欽舉兵反欽敗儉走慎縣藏水邊草中部民張屬射殺之

北史王雄傳雄子謙字敕萬以父功授柱國大

將軍益州總管隋文帝輔政讓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文帝使梁睿討之讓敗棄新都縣令王寳執而斬之

北史尉遲迥傳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後別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俟兜尚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迥有大志好施愛士以平蜀功授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入爲大司馬尋鎮隴右宣帝崩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簒奪遂舉兵文帝使韋孝寛討之迥敗自殺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源廣博學者茍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

生論才則同體（一作耻）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觀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大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漢史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甲以太史公為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有得失

門人推奉有若見於孟子安得斥其為

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沒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共和之

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叙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縟采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史之曲筆偽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為失已多而魏收

手玄論古然以私心傳述其則堯舜之禪讓亦緣矜揉行事而疑之

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知倉頡以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

愴主人之甚乎。陸儼山校本夫史之曲筆至此一百九十九字在曲筆篇安可言于史也之下依檢宋本仍在此篇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狀一作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値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

逝將煙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文選曹植與楊修書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魏略嚴幹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以左氏為大官廚公羊為賣餅家數與幹會祈析長短繇善持論而幹訥口屈時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

晉書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累遷尚書郎嘗論班馬優劣又以魏武不及劉備樂毅減于諸葛詞多不載

北史劉軌思渤海人仕齊位國子博士

荀悅漢紀呂后名雉諱雉之字曰野雞惠帝立呂后以魯元公主女為惠帝后無子呂后取後

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呂后廢之立恒山王為帝大臣迎立代王是為文帝大臣等誅恒山王

史記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公攝政當國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

南史劉祥字顯徵穆之之孫也齊建元中為正員郎永明中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後以積過徙廣州卒

南史徐廣字野民東莞人晉孝武時為秘書郎撰晉記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劉公幹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

文選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北史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字公輔初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按左傳魏大名也故云字出大名百藥著齊書

江表傳顧雍從蔡伯喈學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吳錄雍字元歎言為蔡邕所嘆因以為字

晉書古文尚書臧曹以授汝南梅賾賾字仲真為豫章內史

晉書杜預著左傳集解行于世

世說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到江東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及北還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補注

後漢書儒林傳何休作公羊解詁又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探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為難、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来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㫖、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為爽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而刱詞、時逢西狩、乃泣

疑亦不畧

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遼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

蠻夷而圖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是非獨畧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旣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爲足曲者也。葢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

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首

司馬遷述其父談之論六家旨先黃老至其答壺遂引董子語則一歸六經之旨矣叙仲尼于世家叙老子于申韓而列於列傳于諸子中獨以孟子爲志其識可謂卓絶而蒙先黃老後六經之誚于千古究哉

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

禍于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陳壽上諸葛亮集表云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晋春秋

以魏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于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自二京版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

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録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譏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于時中原之主海内横流逖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别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録而猶罪歸彦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吴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

孫劉皆宗魏也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若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史宋齊之書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一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兹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于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

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食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回對曰不可向者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

春秋左傳文公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我冬十

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後漢書。獻帝自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又殺董貴人。帝與伏皇后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洩。操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下暴室以幽崩。

魏志。文帝築凌雲臺。穿靈芝池。魏氏春秋。帝待諸王法峻。任城王來朝。暴薨。陳王及白馬王彪欲同路東歸。使者不聽。帝又以前嫌誅丁儀等。并其男口。帝之猜忍跋忌。皆此類也。

晉書。習鑿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于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凡五十四卷。

晉書。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冏不之悟。而竟以敗。非倫也。倫乃趙王。

北史。崔鴻伯。父光。光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

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爲樂陵太守。

孫　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七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八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德水羅以書素文同訂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叅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

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記師倣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云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

猶其年曰左傳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注

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絶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

曰冬至也。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雷震雪；成元年二月無氷；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當時皆以為災而書之，可知魯史以冬為春，以十一月為正，聖人因之改，所謂令之吾從周。胡氏釋春謂冠夏時周月，謨矣。

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其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

議。言從已出。輙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耶。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輙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以

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而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二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

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畧說不忍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于車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殁于平陽而云

晉人見者多嬰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茍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

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叙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李梁在、何益、至蕭方等

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説無取賸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亡明之體也至如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

此省句省字之拗

指可擲夫不言擊舟亂以及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擲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

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晉書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降于謝玄加散騎侍郎著苻子數十篇行于世亦老莊之流

也。

史記。李斯。上蔡人。從始皇定天下。拜丞相。二世時。為趙高所陷。夷三族。

吳志。孫皓。字元宗。孫休卒。丞相濮陽興等立之。為晉所滅。

前漢書。李陵既降虜。昭帝時。霍光遺任立政招陵。單于置酒。陵與衛律侍。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請少卿歸。無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北史。伊婁穆。字奴干。代人。歷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帝望見悅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

晉書。愍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懷帝崩。即位。為劉聰所執。被弒。

春秋左傳。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九年。晉侯見而歸之。使合晉楚之成。

南史。江謐。字徵深。考城人。歷官吏部尚書。時魏

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于傾倒。後劭行弒、逆。湛亦遇害。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鄭師。華元為鄭所獲。宋人以兵車文馬贖之。半入。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

晉書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溫之孽子。封楚王。僭位。劉裕討誅之。

晉書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小字鐵。初為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官尚書僕射。

南史張暢。字少微。宋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元嘉中。魏太武南征至彭城。暢于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

春秋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隨人使

少師董成。鬬伯比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晉書。慕容雋。字宣英。皝之第二子。皝死。卽位。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聞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所憂方大耳。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有食之。于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北史。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歷官幽州刺史。累遷尚書右僕射。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六月。晉師救鄭。楚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北史。高季式。字子通。太尉昂之弟也。永熙元年。神武與爾朱兆戰于韓陵。大敗之。慕容紹宗引軍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之。夜久方還。槊血滿袖。季式歷官太常卿。

說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子高好龍。屋室雕文。皆以寫龍。于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者也。

【補注】

通考。張湛注列子八卷。晁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云。繆公時人。學本于黃帝老子。其寓言與莊子類。

漢書。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春秋左傳。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宋書。徐湛之傳。湛之字孝源。東海郯人。拜散騎常侍。時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

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旦入弑之。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開見害。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益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

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昇
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
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
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自古作
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葢班固之
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
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
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
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

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纂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糺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耶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

三糾以為怪異也

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受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

康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啁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抃（一作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

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其

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 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

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

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乘作者之規模遵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皥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黄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

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鈌畧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踈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晉書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歷官司隸校尉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呑之因孕生契

史記周本紀昔夏有二龍止于帝廷曰余褒之

二君。帝卜請其漦而藏之。至厲王。發而化為玄
黿。後宮童妾遭之。笄而孕。棄之。宣王時謠曰。檿
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執之。逃。見
棄子。收之。奔褒。褒人有罪。請入之。是為褒姒。幽
王愛之。廢申后。申侯殺王。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
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
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覺。召桑田巫。巫言如
夢。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如廁。陷而卒。

春秋左傳。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
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旦求無之。戒其子
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
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悅之。使
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
伯。乃背晉而干宋。哀公八年。宋人滅曹。

史記。張良亡。匿下邳。遊圯上。有父老墮其履圯
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彊忍。下取履。
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夜半往。老父來曰。讀此則王者師矣。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未有君長。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為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為君。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

晉書。王思正始中為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蠅。還取筆擲蹋壞之。

晉書。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為吏部郎。飲酒廢職。嘗謂人曰。右手持杯。左手持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

宋書。劉邕。穆之之孫也。襲爵南康公。邕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宋書。朱齡石。字伯兒。沛人。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祀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
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而獲獸。衆莫之識。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夫子曰。若求之言。其麟乎。視之。果信。
後漢書。桓帝永康元年。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為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
前漢書。宣帝甘露二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之。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

臣而不名。
後漢書。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
里。自漢興以後。臣屬夫餘。
史記。孔子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于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
史記。項籍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
王翦所戮者。項氏世世爲楚將。封于項。故姓項
氏。
史記。萬石君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
孝義稱。然建最甚。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
韓宣子逆客。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今夢黃熊
入于寢門。是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
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
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詢國僑者乃韓
宣子。非叔向也。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
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

謚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羖大夫死男女流涕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補注

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張晏注曰武王居鎬滈池君則武王也

隋書藝文志邯鄲淳笑林三卷魏略曰淳字子叔五官將又何自然笑林三卷

如以論尚書何以求其爲詳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初史有尚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愷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夭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

此責子長無辭其如有不及何

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沐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盡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

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
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葢畧小
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
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
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
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
舟過為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
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
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

廷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垂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删畧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宗道不移飲鴆而絶雖古之鉏麑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内方於漢代褒贬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葢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

眾岳上嶋不
豈一概抹却

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飡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昔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憘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

行不逸虖。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文，斯乃登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刋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史記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史記伯翳之裔曰中潏，在西戎，生蜚廉，蜚廉生惡

未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武王
史記武王克紂散宜生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
既入立于社南
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戎王聞繆公賢使由余
往觀之繆公厚禮由余以女樂遺戎王由余既
數諫不聽乃去秦
會稽典錄范蠡字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
戶人史記范蠡事越王苦身戮力深謀二十年
竟滅吳報會稽之恥
吳越春秋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荊平王時
為宛令史記句踐欲使范蠡治國蠡曰鎮撫國
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
劉向新序甯戚為商賈車以適齊暮宿郭門外
桓公出郊迎客辟賃車者戚飯牛車下扣牛角
疾商歌公聞而異之曰此非常人也命後車載
之見而大悅授以為卿
史記司馬穰苴由完之苗裔也景公時晉伐阿
甄而燕侵河上晏嬰薦穰苴敗燕晉之師尊為

大司馬其後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

前漢書文帝立封太后弟薄昭為軹侯後以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前漢書楊僕宜陽人以千夫為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漢武故事武帝輦過郎署見一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魏志桓範字元則司馬宣王起兵收曹爽範說爽引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并誅

文士傳何禎字元幹廬江人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

晉書。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也。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卒。

幽明錄。隴西秦嘉。字士會。儁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淑歸家。晝卧流涕。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適河東衛仲道。興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生沒于左賢王。生二子。曹操與邕善。乃遣使以金帛贖之。而重嫁于祀。

晉書。張禕。吳郡人。恭帝為琅琊王。禕為郎中。及帝踐祚。劉裕以禕為帝故吏。帝親信之。封藥酒一甖。令禕鴆帝。禕受命而嘆曰。鴆君以求生。何而目視息世間哉。因自飲而死。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無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宋書鮑昭字明遠東海人為臨海王子頊參軍子頊敗為亂兵所殺

春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後漢書梁冀字伯卓商之子順帝時拜大將軍鴆質帝崩復定策立桓帝以驕橫誅

史記傅寬以五大夫騎將從擊項籍封陽陵侯

靳歙以中涓從封信武侯

蜀志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後主時稍遷至大長秋

南史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

北史王慥字顯則北海劇人皇始中歸魏道武

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歷官并州刺史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與瓦甓不殊

韓子南郭處士為齊宣王吹竽王悅之廩食以數百人湣王立好一一而聽之處士逃

〔補注〕

史記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當是時奚年已七十繆公釋其囚問語三日授之國政

孫 端紱 佩章
景緯 揆堪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八終